**【“我与高考改革同行”征文河北016号】**

与考试改革之车律动同行

 徐建明

绿树掩映着高楼，明窗穿飞出书声，或听同学们纯真爽朗的笑声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或能有一份其他的安闲悠游的稳定工作……这曾是我学生时代的期盼。而今身处于如此的情境之中，可以持一卷书，款步于楼高窗明的教室，跟明眸求知的孩子们一同成长，任青春从时间的青石板上缓缓流过，看一批又一批满怀美好理想的学生从自己这里放飞，自己也好像凝固在了青春年少时期。而每一届学生高考录取的喜悦总会打开我求学的记忆，让我捡拾起如竹简一般散落的往事，回味不已。

**我的小学与初中——远离考试改革却又受考试改革影响的时期**

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我的童年便在这样的考试改革的背景下逐渐铺展开，虽然那时的考试改革还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

童年的记忆中，我们的村小学经历了三次搬迁，最后定格在村西头的五间红瓦房里。那时有很多人家舍不得或者没有条件天天吃白面馒头，通过考学或者子承父业式的“接班”制度等方式，获得一份安闲悠游的稳定工作，是农村人内心最深处的向往，因此，人们对孩子未来的规划就从鼓励和竭尽全力地支持孩子考学中开始了。而在童年的我们眼里，没有对自己未来工作的规划，更没有对考试改革的印记，有的只是蓝蓝的天空、绿绿的原野、满心憧憬中的下课铃声、欢笑不断的墙根下的挤罗罗，还有时常上着课时突然倒掉的长板课桌（当时没有单独的课桌，只用五六米长的木板搭起来作课桌用）……

当时家乡的小学升级还是需要经过选拔的，即便是一个十多个人多班级，也会有留级生的名额。“留级”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是一个人人不齿的名词。教学模式上还是复式班教学模式，两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老师一般先给低年级的同学上课，让高年级的同学或复习或预习；之后让低年级的学生做作业，再给高年级学生上课。所以那时的我们，可以偷偷地蹭高年级的课，课下追着人家高年级的学生问问题。最令人神往的是五年级的学生可以写大字、练书法了。记得自己经常趴在高年级学生的课桌上，入迷地看着人家慢慢地将毛笔在砚台上蘸上饱墨，整理笔毫，然后又优雅地在毛边纸上书写，那规整、美观的方块字便慢慢地顺势流淌而出了。有时人家看我看得入神，就主动让我试试笔，美美的暖流便在内心深处升腾而起，化作笔端的黑色的方块字了。

好不容易熬到五年级，可以跟着老师学练书法了，还记得我们几个小同学结伴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毛笔的情景，内心里憧憬满满。然而，开学才知道，我们赶上了不再练习书法的五年级时代，一如我们初中的美术与音乐课。

1991年，我的初中生活在乡中开始了。校园大了，有了单独的食堂、大大的操场，班级容量开始扩展到了四五十人，教学也不再是复式班的教学了，我家离学校四里多地，每天往返四趟上下学，离家远的同学都是骑自行车来学校上学，自带干粮，拿手绢的或者蒸布包上，学校食堂负责给馏热。课间或是傍晚放学后可以看高年级学生在操场上简陋的篮球场上打篮球，而对于学打篮球的满心憧憬，也因迫于中考升学的压力被学校浇灭了，学校的体育课刚开始两节，就又一如美术与音乐课，被改成了自习课或者其他的中考科的课时了。

那时的初中毕业除了辍学之外有三个去向：复读、上高中和上中专。但毕竟升学的人是少数，九四、九五年的时候，在升学问题上，中专还是上学人的首选，省属中专是最受青睐的去处，因为上完中专，就会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不错的工作。因此，那时候有许多家长竭尽全力将孩子送进各类中专学校学习，而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同学则选择了高中或者是复读。当时的我在自己的意愿与父母的大力支持下选择了复读继而上了高中。

**我的高中与大学——懵懂中与考试改革一次次碰撞接轨的时期**

1995年秋天，带着无限的新奇与憧憬，背负着自己对父母的承诺，一脚跨进了县一中的课堂。陌生的同学、陌生的老师、全新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很快就被高考的压力洗刷干净。当时的高中，高一结束时参加会考，高二时文理分班，高二也参加会考，高三文理彻底分科，高考实施3+2考试。1997年，我高考的前一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只有师范类专业包分配，其余非师范类专业都要自主择业，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就意味着优越的就业条件、优厚的工作待遇、似乎布满鲜花的生活环境……因此，所有的学生仿佛都被装进了被单词习题塞满的瓶子里。什么“并轨”“委培”“统招”“标准分”之类的名词第一次深刻地印进了生活，类似的新词不绝于耳，却又令人无暇顾及，来不及思考。

高中的所有的生活内容简单成“三点一线”的无限次的重复，就像是一条忧郁的小路一点一点地绵延进踽步的汪洋。最终，我选择了师范类学校，那时铁饭碗在人们（尤其是我们农村人）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何况师范生每月还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补助。但因为是地方专科学校，加之是以中专与大专联合办学的形式被招进了分校（中专学校），虽然也是任用大专的老师上大专的课程，毕竟与想象中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优雅的校园环境无缘了。

1999年下半年，部分同学顶岗实习开始，意味着这部分同学没毕业就开始了工作，这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许多人开始谋划着自己的将来，我也是如此。

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而我则跟一部同学一样选择了“专升本”。命运就是如此的会开玩笑，“专升本”的我同样赶上了专科与本科院校联合办学的列车，同样是又坐在了分校的 “车厢内”。

大学时代生活节奏很慢，而时间却过得很快，似乎与考试改革再无瓜葛，而一切又都在无声中酝酿。2002年的毕业季，作为原来 “不愁嫁”的专业，我们又赶上了师范院校不包分配的列车，游走于求职的人流之中，因为我们队求职的要求并不高，因而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就业压力。然而当确定了到现在的高中任教后，我才发现这并不是我与考试改革同行的终点，而是与高考改革同车律动的另一个起点。

**我的教师时代——与高考改革律动同行的时期**

学生的稚气还未褪去，就磕磕绊绊地登上了讲台。儿时“绿树掩映着高楼，明窗穿飞出书声”“漫卷诗书听学生笑声爽朗”的诗意憧憬被高中大大小小的考试击碎。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高考告别酷暑定格在每年6月的7日、8日”“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全国高中新课程改革”“高考平行志愿”……一系列的新的考试改革的政策不断地闯进我的教学生活，原来搞不懂的、不需要懂的名次术语，高考政策、制度的变化全部围绕在了我的周围，虽然不再是自己参加的高考，但却感觉学生眼里对高考的惶惑、沉重都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在高考这条路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者，以前不是，现在和将来也不是。

高考改革是一剂催化剂，它的推进也推动和加速了高中课堂改革的进程，又如一泓清泉灌顶，滤去了僵化多年的课堂，给高中的课堂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国家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学好每门课程，并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课程，充分发展个性潜能和学科特长，同时引导学生参加公益服务和社会实践。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探索“减少考试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等改革，外语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这些改革顶层设计，与跟进的系列配套改革，把原本“考什么，教什么”“分分计较”的僵化的教育理念拉下了神坛。学生“挣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获得希冀的涅槃”，不再仅仅寄希望于如期的六月高考，点燃学生青春活力与思维创新的理念散发出长久的醇香；作为教师的我们，从“一言堂”上的导演兼主体而转变为了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上的主导者，高考改革催生了多彩的课改课堂，就像是阳光沐浴着高中的教育，让每一个教育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创造理念让课堂绽放出缤纷多彩的光芒。

201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再一次大规模的扩招，让 “高考党”们在经历了一个冗长沉闷的深夜苦读后获得了一场酣睡，仿若原本属于清晨曦光中的朗朗读书的诗意，至今才又飘到了校园的上空。

我相信，随着考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到2020年基本形成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实现改革总体目标的时候，学校会成为我国教育诗意的栖息地，我愿意与高考改革同车律动，看绿树掩映着高楼，听明窗穿飞出书声，慢慢享受学生们纯真爽朗的笑声在校园上空久久回荡的心情。

 （作者单位 河间一中）